

下卷

王禹浪 著

东北古族古国

古文化研究

DONGBEIGUZUJIGUWENHUAYANJIU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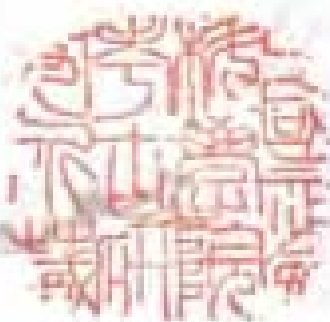
26.327408
W443/2
0037118

下卷

王禹浪 著

东北古族古国 古文化研究

DONGBEIGUZUGUGUOGUWENHUYANJIU



00371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 (下卷) / 王禹浪著.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8

ISBN 7-5316-3748-0

I. 东... II. 王... III. 地方史-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古代 IV. K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2956 号

**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
(下 卷)**

DONGBEI GUZUGUGUOGUWENHUA YANJIU

王禹浪 著

责任编辑: 张天栋 刘剑刚

封面设计: 孙少江

责任校对: 文 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9.125·字数 215 千

2000 年 8 月第 1 版·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

ISBN 7-5316-3748-0/K·91 定价: 51.00 元 (上、中、下卷)

2000.12.5

王府井书店

No. 0082191

目 录

黑龙江流域的远古文化与古代文明·····	(1)
60 年代以来黑龙江地区清代历史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	(16)
中国东北地区古城文化遗迹概述 ·····	(35)
勿吉、靺鞨称号含义与食盐树之谜 ·····	(55)
“契丹”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	(68)
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	(110)
“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官印初探 ·····	(122)
长白山区域历史与文化的战略思考·····	(139)
黑龙江流域与日本东北、北海道的古代文化交流·····	(155)
金代货币制度初探·····	(166)
黑龙江地区金代古城初步研究·····	(187)
金代黑龙江的女真状元徒单镒·····	(200)
试述金世宗的用人政策·····	(208)
赫哲族风俗探源·····	(217)
蒲鲜万奴与东夏国·····	(233)
黑龙江溯源·····	(248)
哈尔滨地名含义之谜·····	(255)
蜂屋邦夫与《金代道教的研究》·····	(265)
塔河、呼玛两县鄂伦春族人访谈录·····	(276)

黑龙江流域的远古文化 与古代文明

不知是谁，从何年何月何时起把“北大荒”当做我们美好的家园——黑龙江省的代名词。于是，可怜的当代人，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黑龙江最早的创业者……

难道历史上的黑龙江（指地区）真的是那么的荒凉吗？

谁是黑龙江最早的创业者？

黑龙江究竟是不是“北大荒”？

黑龙江的历史应该从何处谈起？

历史上的黑龙江人是否创造过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

这一连串的疑问，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内容。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黑龙江先民在历史上活动的愚昧和无知，致使我们在“黑龙江就是北大荒”这条死胡同里迷茫了近一个多世纪。

今天我们要走出这条令黑龙江人垂头丧气的死胡同，我们要抛弃这数十年来的乏味而痛苦的教育，要重新认知我们美好的家园。我们虽然地处祖国的东北边陲，但这里的历史并非是一片荒漠。考古工作者们已经肯定地告诉了我们，早在4万年前，这里就印有黑龙江拓荒者的足迹。黑龙江不仅存在着远古文化，黑龙江人在历史上还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

事实证明：我们的脚下是一块令世人注目的福祉，我们能够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所谓的“北大荒”，只是我们意识上的荒凉，这种观念只能证明当代人的鼠目寸光。

一、黑龙江远古文化的遗迹

自本世纪 30 年代起，那些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通过无数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揭开了黑龙江远古文化的历史之谜。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有文字记录的 4 万年前，远古人类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迄今为止，已相继在黑龙江省的地域内发现了数十处，距今约 1 万—5 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与遗物。

在南起五常市、北至黑龙江畔的呼玛县，西到嫩江，东达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均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齐齐哈尔市郊区的昂昂溪遗址、哈尔滨市郊区的顾乡屯遗址、阿城市的交界镇遗址、呼玛县的十八站遗址、五常市的学田遗址等地出土了大量的经人工加工过的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石制品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形体较大，属于砍砸器。另一类属细石器系统，主要以刮削器、雕刻器、石片、石核、石叶等为主。加工这些石器的石材大都是就地取材，如黑龙江地产的凝灰岩、燧石、流纹岩、石髓、玛瑙、河卵石等。

遗憾的是，在这些古遗址中尚没有出土和发现古人类的化石，但是仅从出土的这些具有人类明显加工过的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的工具上推断，黑龙江流域所发现的远古人类，应属于晚期智人阶段，所发现的这些遗址就是他们生活的古营地。由于还没有发现有明确地层出土的远古人类的化石，所以对在黑龙江省发

现的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还远远不能让我们最后为其定论。值得注意的是，与人类文化遗物伴生出土的那些古生物化石。他们出土于地质学上称之为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其中的绝大多数种属具有西伯利亚和华北地区的过渡性质，均属于东北亚地区猛犸象和披毛犀动物群体的成员。通过对这些古生物化石所作的同位素年代的测定可知，他们生活在距今1万~4万年的广袤的森林中。黑龙江的远古人类的晚期智人凭借着大自然所赋予的智慧和勇气，依靠猎取森林中的猎物 and 捞取江河湖泊的鱼虾而生活，还有草原、森林、湿地、丘陵、山谷等地所生长的各种干果，为其采集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源泉。

毫不夸张地说，考古学家们的铁铲每挖掘一次，几乎就能填补一次黑龙江远古文化的某处空白，并使我们黑龙江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 生 不 胜 惊 诧 之 感。

当我们透过地层剥去那些石器、骨器、牙器、角器身上的泥土之时，远古文明的气息就会越过几万年的岁月隔阂飘到我们的身边。黑龙江远古人类的文明曙光就掩埋在这片土地下，历史的足迹已经存留下来。考古工作者们的不断发现一直在强烈地冲击着我们所故有的认知世界，其实我们与黑龙江远古人类的灵魂世界正在不断地接近。

如果真正深刻地认清远古与现代的黑龙江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会感到大吃一惊，因为人类的特点在于代代相传，每一代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具备祖辈留下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不仅仅是依靠人的传承，而且还依靠静寂的山林和默默的江河传递着人与自然产生的异体魂魄，多数人永远也看不到或体味不到这种从遥远的历史星河中传递来的信息之光。

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还告诉我们：黑龙江所发现的数十处远古文化遗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纠正了黑龙江是“北大荒”的

错误认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出土和发现的遗址与遗物中已经透视出更深远的文化内涵。黑龙江远古文化的某些因素正是华北地区石器文化系统向北不断延伸的结果。不仅如此，其中的某些特征还具有当今世界的东亚、北亚、东北亚及北美地区远古人类活动的共同点。许多中外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分布在上述地区的楔型石核是这一广大地区的共同文化特征。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的远古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经过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最后传入北美洲大陆的历史事实，已经被一些国家的人类学家所公认。由此引发的亚洲大陆与美洲大陆之间的远古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新课题，正吸引着大批的学者在重新思考世界文明的起源等一系列的问题。

为了寻找黑龙江大地与北美地区之间的远古文化的联系，中国和加拿大考古工作者已经密切合作了数年，对黑龙江省五常县学田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已经获得了丰硕成果。这种合作的结果，最终将揭示究竟谁是美洲最早的拓荒者？这将是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最具魅力的课题之一。

众所周知，在亚洲东北角的楚克奇半岛乌尔呼姆河下游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华北古人类经过中国东北走向美洲之前的最后驻足之地。楚克奇半岛的尽头，就是连接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的陆桥，也是亚美两大陆之间的天然孔道。在冰川期间，这座陆桥曾经长期存在过。由于它的存在，使亚洲大陆的远古人类沿着陆桥上没有结冰的苔原追寻新的生存空间，来到了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地上。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尔玛遗址、圣地亚哥遗址，以及阿拉斯加的阿克马遗址中都发现了与我国东北地区相近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营地遗址。在我们黑龙江省所发现的远古人类的古营地遗址，正是连接华北古人类与北美古人类文化的重要环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黑龙江地区正是这条大

通道上的中转站。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所说：“根据对中国、东亚、东北亚及北美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石核的观察，远在1万多年前黄色人种已经到达北美洲，而后又向南分布。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因此，许多学者推测，现在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土著）印第安人就是亚洲黄色人种的后裔。他们在南、北美洲所创造的文化之源流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不仅如此，黑龙江的远古人类还借助于冰川期间形成的陆桥，从黑龙江下游经今天的萨哈林岛进入日本的北海道。日本的考古学家植原和郎认为：“日本旧石器文化受中国东北或西伯利亚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日本北海道地区，至今未发现受中国华南文化影响的遗迹。”

幽深的黑龙江在静静地流淌着，仿佛是一位最深沉的历史巨人，它从未轻易地吐露过自己过去的个字，任凭人们去胡乱猜想。一些浮浅的人只有在咀嚼着黑龙江里的大马哈鱼的时候，才会想起黑龙江的伟大。然而，江水滔滔东流入海，远古人类的群体不就是沿着并跨越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走向美洲的吗？

假如想知道自己对历史有多么的无知和渺小的话，并不需要在夜色中仰视繁星密布无垠的苍穹。只要低头看一看你脚下的这块神奇的黑土地，这片曾经深深地印有1万~4万年前拓荒者足迹的土地，你就会感受到所有的未知都曾经存在过，所有的已知又都化做成了未知和无知。其实，对于黑龙江远古文化的探索正是在对这种已知、未知和无知的交叉辩证的思索中才得到延伸。

或许黑龙江人习惯了边陲意识和北大荒意识。然而，边陲意识是造成我们黑龙江人自卑之根，北大荒意识则是造成我们满不在乎和粗犷陋习之源。我们黑龙江人应该唤起自我的中心意识，树立历史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当代的黑龙江人应具有远古黑龙江

人的那种敢闯世界的精神和勇气。要想热爱我们的家园就要认识我们的家园，继而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二、文明的开端：黑龙江的史前文化

人们有时候不禁要自我寻思，像黑龙江这样一个地处边塞、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的地方，怎么会产生史前文化的物质文明呢？如果确实有人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他就是忘记了如下的事实：整个黑龙江地区正处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东端，也是古代阿尔泰语族由西向东追寻太阳升起地方的终点，更是古代中华民族实现与美洲大陆进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历史现象被掩埋在地下，望远镜能揭示宇宙的秘密，考古学家的眼睛能穿越时空的隔阂，寻求到人类文明的足迹。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们在黑龙江大地上发现了无数处古代文明的陈迹。在辽阔的松嫩平原，在浩瀚的兴凯湖畔，在莽莽的张广才岭，到处都存在着史前文化的遗迹。

然而，许多场合下，人们不太注意考古学者们的发现，人们习惯于史书和文字的教条而对“遗迹与遗物”则抱有种种疑虑。7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著述中，很少提到黑龙江的史前文化。人们习惯在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寻求龙江先民的线索，最多也只是对二十四史中的“东夷传”作出寥寥数语的解释。黑龙江人，“好养豕、衣其皮、食其肉、冬以膏涂身，以御风寒”，“以足夹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暖”等。黑龙江的数千年历史被几句话一概而就，这实在不公平。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贫乏，黑龙江地区历史的真实细节一直尚不清楚，尤其对于黑龙江的史前史更是知之甚少或者说是一无所知。然而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所知，黑龙江的古代文明的开端应起始于距今6千~7千年前后。

距今 6 千~7 千年的史前文化在考古学上人们习惯称之为新石器时代，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史前史阶段”。

所谓的新石器时代，即人工使用的石器出现了以磨制为主的制作方法，相对于新石器而言的打制石器则被称作“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出现了陶器和原始农业。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最主要的阶段之一，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期的许多重要标志都源于此。因此学术界往往将这一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开端。

考古工作者已经成功地断定黑龙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有一个或数个定居的人类集团，但大部分资料尚属于近期的考古调查范畴。由于缺乏足够的科学发掘，关于黑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集团的聚落遗址还未能严格地确定其地层结构等因素，致使我们对黑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上限及下限的年代确定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目前黑龙江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嫩江流域、三江平原及兴凯湖畔的砂地及山岗上，以及牡丹江中游和蚂蚁河上游的山地一带。

松嫩平原与昂昂溪文化。

昂昂溪是今齐齐哈尔市南 25 公里处的一个地名，30 年代初期，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者梁思永先生，首次在这里发现了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遂被命名为“昂昂溪文化”。40 年代末期以后在嫩江流域所发现的同类文化均被称作昂昂溪文化类型，其绝对年代被推测为 6 千~7 千年。

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嫩江中游两侧的沙丘和土岗上，当强劲的西北风吹过后，在这些沙丘和土岗上散布着大量的史前文化的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残片，偶尔还可以采集到完整的器物。梁思永先生主要是对这里的墓葬遗址进行了发掘。

陶器的表面上往往还刻划许多水波纹及具有几何特征的纹饰。石器则分为压制、打制和磨制三种，其中以压制石器的数量居多，所采用的石料种类较多：有碧玉、石髓、玛瑙、蛋白石等。压制石器中，以石箭头为最多。这些石镞色彩斑斓，镞锋锐利，压制得十分精美（呈、黄、白、青、红、紫等颜色）。骨角器有：骨枪头、骨鱼镖、骨刀柄、骨锥、骨针等。从昂昂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类生产工具上分析，当时人们主要以从事渔捞与狩猎的经济活动为主。

三江平原与兴凯湖的新开流文化。

本世纪 70 年代初，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今密山县大小兴凯湖之间的湖岗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由于地处新开凿的沟通大、小兴凯湖之间的引水渠旁，遂命名为“新开流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 32 座墓葬，并发现了 10 座鱼窖。墓葬中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陶器器表上的纹饰变化繁缛多样，尤以水波纹和鱼鳞纹组合图案居多。石器中压制、打制和磨制三种并存，有石斧、石镞、石刃、石刀等。骨器有：骨鱼镖、骨鱼叉、骨鱼卡、鱼钩、投枪头、骨锥、骨针等。在鱼窖中，排列整齐的一层层鱼骨清晰可辨，这是目前在东北亚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的首次发现，说明当时人们的贮藏手段的进步和心智的能力。新开流文化的经济类型仍属于渔捞和狩猎，人们习惯称之为“渔猎经济”。值得一提的是，新开流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具有图腾崇拜意义的骨雕鹰首。说明当时的人们具有鸟图腾的意识。

新开流文化被推断为距今约六千年前后。这种类型的文化，在松花江下游、三江平原和俄罗斯滨海地区均有发现。俄罗斯将它称之为“马塞舍沃文化”。

蚂蚁河上游亚布力镇北沙场文化。

80年代中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又在尚志市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处的北沙场地方发现了一处距今6千~7千年左右的文化遗存，遂被命名为“亚布力北沙场文化”。此遗址南距蚂蚁河右岸1千米。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小面积的发掘，只清理一座房址。在房址中出土了玉器、石器和陶器。陶器数量较少，而石器和玉器居多。石器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没有压制石器。磨制石器有石镞、磨棒、磨盘；打制石器有石锄、石斧、穿孔石铲等。玉器有玉凿、玉簪、玉佩饰、三环玉璧等。从出土的生产工具推测，亚布力北沙场文化的经济类型，主要以狩猎和原始农业为主，并兼营采集，而渔捞经济则不发达。可能与其地处张广才岭主峰西侧少湖泊、多山林的地理环境有关。这是一处完全不同于昂昂溪文化及新开流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

昂昂溪细石器文化分布范围极其广泛，几乎遍及西伯利亚、中亚和西亚。这种文化究竟从何处传布而来？黑龙江的细石器文化源流与中亚、西亚、西伯利亚地区的关系怎样？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黑龙江地区是片广袤、富饶、神奇、壮丽、充满了奇迹的土地。历史学家与考古工作者们一直都在梦想能发掘出完整的黑龙江史前文化遗存，从而使人们消除一些争争吵吵。然而，这个梦想却始终没有实现。漫长的历史岁月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记录的贫乏和破碎。残破的陶罐、破碎的骨片、玉斧、骨针、石镞构成了重现黑龙江史前时代故事的主要线索，成为黑龙江古代文明的开端。尽管这些线索的不完整使人陷入灰心丧气，但是它们并没有失去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线索，我们就无法叙述黑龙江数千年前的历史故事。当我见到那些并不完整的文化足迹与遗物时，自然而然地就流露出无法抑制的兴奋，它们毕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身躯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数不清的世代传承与我们有着血

肉的联系。

站在这些遗址与遗物面前，我感觉到自己已与相隔数千年前的人类心智相沟通，与那些曾经生存过、创造过文化的心智相沟通。

我仿佛在这种文化遗存中看到了一种超人的力量，即曾经养育并埋葬了他们的自然力，一种寻求解释的意识犹如泉水喷涌而出。

我们对黑龙江是“北大荒”的意识，将由我们祖先所留下的历史陈迹来消除。

三、黑龙江古代国家文明

历史喜欢隐藏，追寻历史的轨迹犹如捉迷藏。

历史的最精华、最真实的部分像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地下。树叶可以枯朽和腐败，树干也可能被砍掉，而树根则隐藏着……

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雄伟建筑，辉煌的宫殿，杰出的人物，华丽的衣裳，动听的语音及文字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掩埋在地下的那部分历史文化之根将永久存在。

黑龙江地区昔日辉煌的历史殿堂早已像树枝、树干、树叶一样随着光阴飘逝而去……然而，它的历史之根却依然存留在大地的下而。

本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三次在肇源县白金宝屯松花江右岸的台地上，真的挖掘出了已经被掩埋三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的“树根”。由于地处白金宝屯，遂命名为“白金宝文化”。又因为是在黑龙江地区发现最早的出土有青铜器物的遗址，又将其视为黑龙江地区青铜时代的开端。考古工

作者为了完整地展示这棵历史的“树根”，挖掘了二千七百多平方米的土地，清理出房屋、陶窑、灰坑等遗址，在遗址中出上了近千件各类历史遗物，这些遗址及遗物构成了三千年的历史文化的树根。它是一处被尘土掩埋数千年的古代村落遗址，遗址中能被确认的有，半地穴式的房屋、大量填满垃圾的灰坑及灰沟。

一处被掩埋了数千年的历史遗迹，似乎一直对被发现作好了——一切准备。每一件陶器、每一件骨器，每一栋房屋都是一动不动地等待了三千年，终于等到了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泥上的深处挖掘出来。

白金宝文化是黑龙江进入青铜时代的代表，之所以仅能称其为青铜时代，就在于我们对其历史的真实了解的太少。“青铜时代”这是我们当代人给起的名字。那只是为了将金属时代与石器时代相区别。至于是否准确，天知晓……

白金宝文化中房屋居住址的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这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在北方寒带地区的各语族集团中几乎都经历过，房址的门朝向东方或东南方。房屋内的地面修整的既平坦又坚硬，似乎是经过夯打后又用火烘烤过，地表多呈黑灰色。房屋的中央部为灶址，灶深0.3米，直径0.6米~1米。房址内还发现许多柱洞，柱洞有大有小，说明当时的柱子有粗有细，较大的柱洞可能是起支撑屋顶的承重柱，较小的柱洞则是以承重柱为基点向四周架椽起辅助作用，减轻压力的立柱。在居室内，紧靠西北壁的地方修有一上台，上台高0.5米、宽1米、长4米，几乎与西侧墙壁的长度相等，可能是搁置生活用具或者是陈设重要物品的地方。白金宝遗址中出土最多的器物当属陶器，此外还有骨器、角器、蚌器、石器、青铜饰件等。白金宝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堪称为黑龙江最早的陶器艺术展览馆。

根据陶器的质地，白金宝的陶器可分为夹砂灰褐陶，泥质褐

陶、泥质黄褐陶、磨光红衣陶等。陶器的制作方法，均为手制并采用了泥条盘筑法。陶器质地坚硬、颜色纯正，烧陶的火候较高，可达摄氏 1 000 度，其器形有罐、壶、钵、杯、鬲、瓮、台状支座等。

值得注意的是，白金宝文化的陶器纹饰充分显示了黑龙江古代居民的智慧，繁缛的陶器纹饰凝聚着 3 000 年前的思维与创造。在陶器器表上刻有几何纹、绳纹、附加堆纹、指甲纹、锯齿纹、方格纹、划纹、刻纹、弦纹、锥刺纹、乳丁纹、羊纹、蛙纹、鹿纹、骆驼纹、仿回字纹、仿蝉纹、篦纹、仿桦树皮纹、圆饼纹等。这些纹饰既反映白金宝人对生活的热爱并充满了激情，也反映他们原始思维中精湛的艺术水平。如果把这些纹饰作为有机的整体组合到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一幅非常生动的生活场景

仅从白金宝人的生活方式上看，无疑没有多少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当你换一个角度，若从艺术的领域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是很有成就的聪明人。陶器上的各种纹饰说明，他们不仅是手工匠人，而且是极富想象力的杰出艺术家。

直到人们亲眼目睹这些作品时，才会相信，这些半穴居的人在工艺、雕刻以及制陶等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他们的观察力、想像力和摹仿力都是非凡的。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在陶器上表现自己心灵上的万缕情思，而不在陶器以外的器物上表现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远没有掌握铁的技术，陶器在未经烧造前的陶胎是绵软的，只要用骨、石等坚硬的东西，就可以随意构图，这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陶器的纹饰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述形式，它应该是最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档案。至少，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事实，将黑龙江的古代艺术上推 3 000 年。

一切的艺术，不仅反映当时人们所处的经济环境，而且也反映了他们的地理环境。制作白金宝陶器的人们无疑是颇有天赋的艺术家，但是他们绝大部分的精力仅仅投放在陶器上，这适应在寒冷下的人们非常注意室内的修饰，直到今天黑龙江人仍然注意室内装修，而不注意室外的修饰。这恐怕是漫长的冬季和长期无绿色脱变成的一种习惯。

白金宝陶器纹饰中的鹿纹图案说明他们喜欢鹿，至少掌握了驯鹿的技术。然而骆驼纹饰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或许3000年前的松嫩平原上有过骆驼这种动物呢，还是白金宝文化的后期，人们从有骆驼的生物圈的地方迁徙到此地的呢？陶器上的蝉纹，则更令人大惑不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白金宝人把蝉、羊、骆驼、蛙、鹿等动物形象刻划到陶器上的呢？这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是白金宝文化所反映出的未知世界的一部分。

考古学界的朋友们，一谈起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就滔滔不绝，兴高采烈。其实这三个时代是很难划分的，因为在黑龙江地区曾经出现过长期的金石并用阶段。在这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陶器一直是黑龙江古代居民的重要生活用具。考古工作者习惯于用生产工具来划分时代，而对生活用具则常常忽视。陶器几乎在黑龙江地区伴随人们走过了近七千年的历史，为什么不应该说黑龙江曾经存在过“陶器时代”呢？

白金宝文化中还发现一些小型的青铜器物。这与欧洲及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发现相比虽然显得微不足道，但两者出现的年代相当，欧洲的青铜器发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而白金宝遗址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正相当于我国的殷商时代中期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白金宝文化中发现的主要生产工具是骨器、蚌器和石器，仅